

## II ● 啜飲人生的苦酒

陳德旺返台後，由於缺乏世故，  
無心理財，家業旋即在他手中敗光。  
他以清貧之身，全心投入繪畫的研究、探討，  
捨棄日本西畫界「追流行、追形式」的表面學樣，  
循序漸進走向傳統，  
精密深刻地瞭解西洋繪畫的創發原理與動機，  
其堅若磐石的意志與深刻的錘鍊之功，  
從他的自畫像，可清楚看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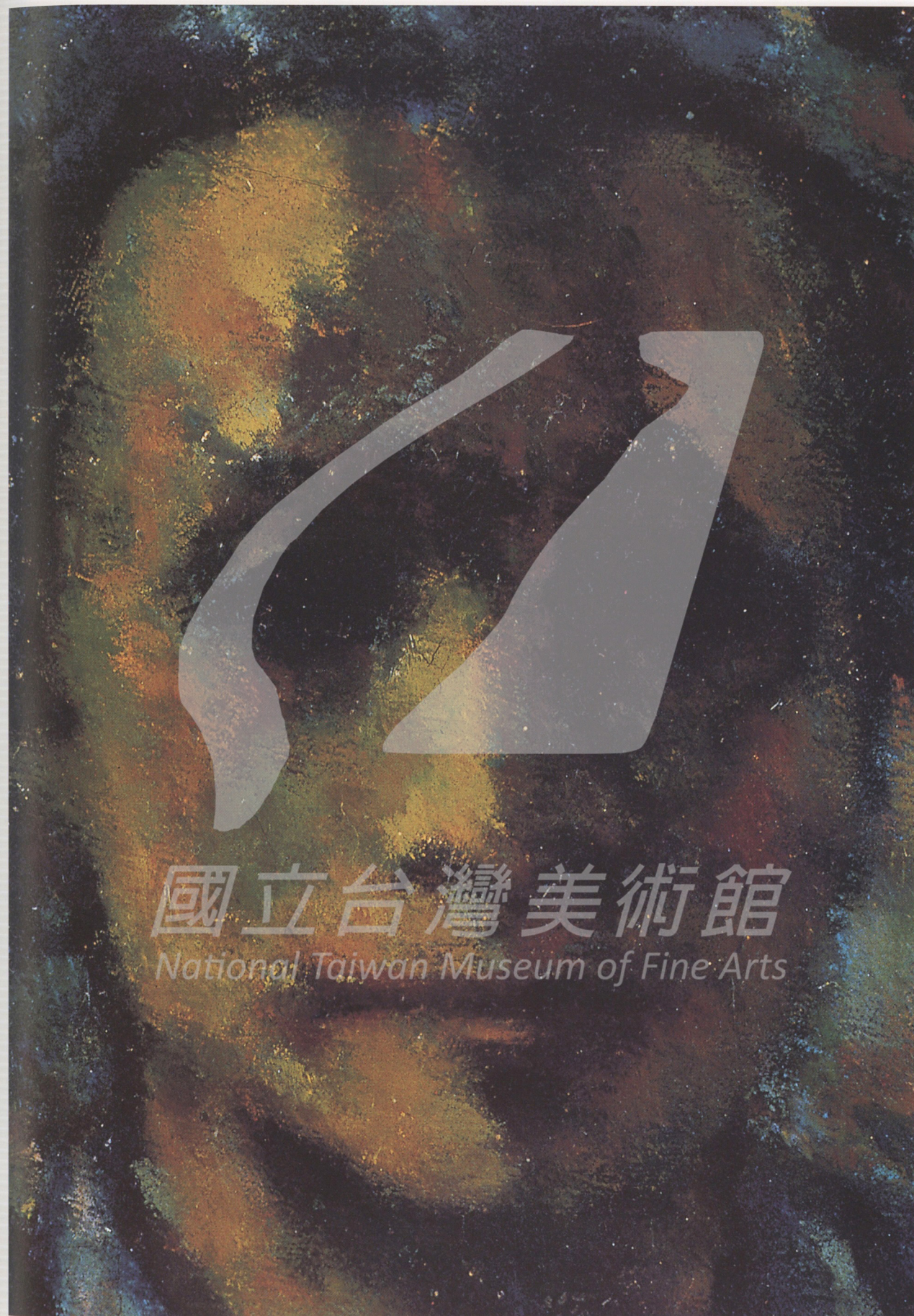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[左圖]

陳德旺小影

[右頁圖]

陳德旺 自畫像（三，局部，全圖見P.53）  
1974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## 到花蓮買地

陳德旺返台後不住在家裡，在外面租房子。他有一位小妹嫁到花蓮，那時花蓮大舉開發，第一期築港完畢，第二次築港計畫興建六間大工廠。花蓮土地廣，價錢又便宜，電源很豐富，大家很看好，台北市的大生意人、日本人搶著買店面。為了這件事，陳九樹特意找兒子商量，陳德旺表示：「事情究竟怎樣還不知道，我走一趟看看。」，帶了畫箱，在花蓮待了一年多，沒畫什麼畫，那種環境，沒辦法畫畫。

陳德旺回家向父親稟報：「土地這樣在漲，穩賺，大概可以，可以就做嘛！」於是大家集資買了火車站前面一大片地。兄弟分家後，有八戶親友擁有持分，言明不可單獨賣。陳德旺的花蓮地產，在他窮愁之際，也只賣出一小塊，而由家人享用其遺蔭。

陳德旺說：「我是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前回來的，回來沒多久，日本對美國宣戰，再過來，一團糟了。那段時間，亂、亂、亂，亂到戰後；光復後，我也一段時間沒畫畫。」到了1945年，「兩年內，我父親去世，我大哥去世，祖母去世……，死了四個人，一件麻衣都脫不掉，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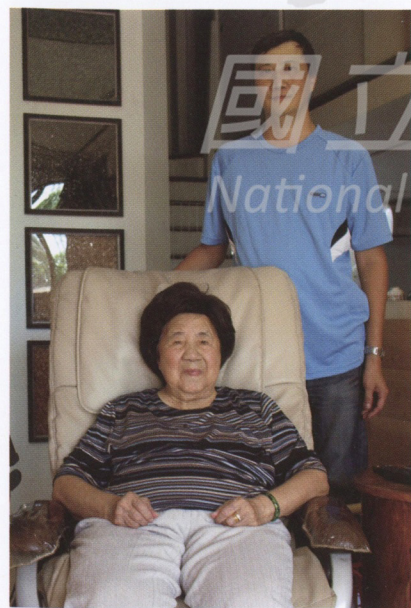
們在組織省展，組織……，我連畫畫都沒辦法，幾年內什麼也沒參加。」

## 有畫可以畫就好了

陳德旺之子陳珏講了一句頗經典的話：「我爸爸不管事，只要有畫可以畫就好了，其他不管。」

1945年，陳德旺的父親去世，家業由大哥接手；不幸，過了沒多久，大哥也病逝。家中四兄弟，他排行第二，偌大產業自然移轉到他手中，張萬傳說：「那時候，他大哥去世後，事情都是他在打理；他打理，怎麼會賺錢？呵呵！他怎

2010年7月，陳德旺夫人林玉霞女士九十大壽之後，與其子陳珏在家中合影。（王偉光攝）



麼會做生意？他的哥就會做生意。」

六年後，迪化街的這位大老闆，竟落了個一窮二白，陳德旺跑去找張萬傳，說：「幫我找個工作，沒飯吃了！」當時，張萬傳在建國中學任教職。

根據筆者多方探詢，比較可靠的說法為：喪葬期間，陳德旺一忙，把家業交由夥計經營，最後被夥計私吞了。陳德旺在自傳中寫道：「余係純粹之美術研究者，不善交際，缺乏世故」，就因為缺乏世故，臉皮薄，終難逃社會黑手。

1975年，陳德旺三重舊宅兼畫室鬧火災，燒毀不少重要的文件及照片，作品也遭波及，一位朋友見狀說：「你現在人都沒地方睡，弄髒的作品，我幫你拿回去整理」，搬走一部分作品。陳德旺晚年提及此事相當惱怒，他說，「紀元展」展完後，這個朋友的房宅大，大家把畫暫時



1995年，筆者拜訪張萬傳，談起他的生死之交陳德旺，萬傳老師笑說：「他，大半輩子都是我跟著……，陳德旺，別人不知道，我最知道。」（王偉光攝）

1975年，陳德旺的三重舊宅遭火災，拆除翻新，1978年竣工遷入。新居畫室擺了二尊石膏像，貫徹他對素描的關注與嚴格要求。



存放在他那裡，「我的畫，到現在一直沒拿回來。」這位友人「愛看畫，常到我這裡走動，見到比較完整的作品，就說：『這些畫都是灰塵，我幫你拿回去清理、清理』，臨行，丟下一、二千元，道：『老陳，拿去喝酒吧！』」事隔多年，陳德旺礙於朋友情面，也不好意思索回那批作品。臉皮薄，只知道畫畫，不耐煩處理人間瑣事，應了他兒子所說：「我爸爸只要有畫可以畫就好了，其他不管。」由此事例，可知家業一下子敗光，完全為個性使然。

陳德旺寶愛他的作品，掃地時，生怕揚起的灰塵弄髒了畫作，先灑點水，將濕茶葉渣丟在地面，和著掃，畫布邊緣日久積塵，也不揮除，才有：「這些畫都是灰塵，我幫你拿回去清理、清理」這段緣由。

1951年，陳德旺、張萬傳、洪瑞麟重新加盟「台陽美協」，陳德旺



陳德旺（第二排左二）在第17屆「台陽美展」看板前，與友人合影。



1960年代，陳德旺（右）位於三重市的舊宅（畫室）。牆上貼滿名畫圖片及素描作品，桌上小茶壺內有鐵觀音濃茶，還有紅露酒酒瓶。

以〈風景〉等五件作品參加第十四屆「台陽美展」；自第十四到十八屆，陳德旺年年參展，而於1956年偕同張萬傳、洪瑞麟再度退出「台陽美協」。

1952年，張萬傳介紹陳德旺任職開南商工職校夜間部，成為美術教員，教了一陣子，他跑到張萬傳那邊抗議：「介紹這種學校，學生比老師還兇！」張萬傳回他：「你不會教，就說別人壞，沒辦法，那你就別

教了。」

不久，張萬傳轉調至大同中學當訓導主任，1956年再度介紹陳德旺到該校夜間部任教。這回，陳德旺自始至終在大同中學待下，一直待到1973年8月1日退休。

介紹陳德旺任職開南商工職校一事，另有一說。畫家廖德政說：「我在台北師範學校，過了一年，前往開南商工職校任教職。那時，沒工作的人，每幾個月要到消防隊服務一次，當義工；我介紹他（陳德旺）到開南當老師，原因在此；他不是想去教書，是避免去當義工。」

## 成家容易養家難

陳德旺〈自傳〉稿上寫道：「余生性嗜靜，以藝為終身職」，「余不但避免交遊，而將精神貫注於研究、製作，一時曾抱獨身主義，因而婚事比常人慢，後來因家母嚴命難違，於民國四十三年余四十三歲時，與淡水林玉霞結婚。」

他原本抱持獨身主義，除了繪畫，其他什麼都不想。陳德旺夫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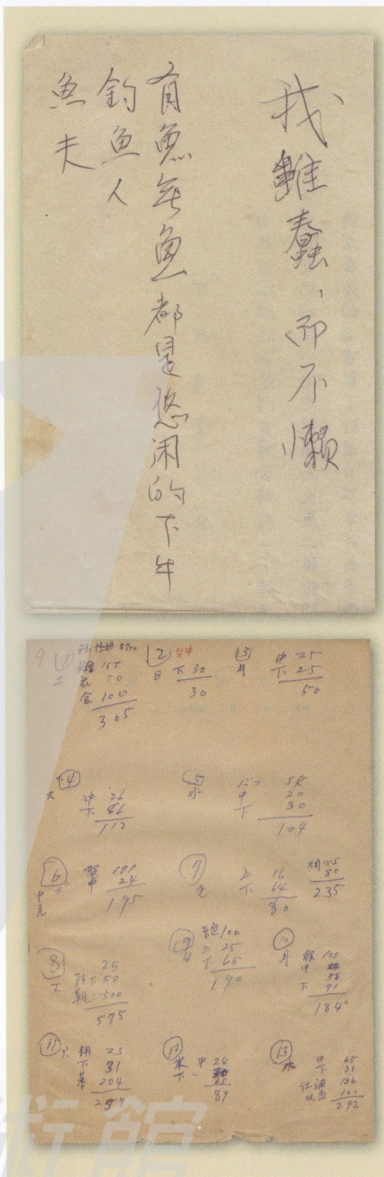
陳德旺結婚照。第一排：陳德旺夫婦（中間）及其母（右二）、媒人楊三郎夫人（左一）；第二排：陳德旺的大嫂（左三）與四弟（右二）夫婦。（陳福澤提供、孫淳美翻攝）



乃楊三郎夫人的表親，婚事也比旁人慢。張萬傳道：「說起來，這是楊三郎介紹的，那邊（女方）拜託楊三郎，說：『你做這邊，我做那邊』；楊三郎回說：『這一定得慢慢去說才會成』」，在陳德旺面前盛讚女方多麼熱愛美術，三天兩頭遊說，陳德旺一想：「兩人都熱愛美術，應該沒什麼問題」，答應了婚事，在1954年，他四十五歲（陳德旺的自傳，少算了二歲）那年與淡水林玉霞結為連理。

這時候的陳德旺一貧如洗，如何備辦嫁妝？雞、鴨、半豬……都是張萬傳除帳買的，等收了禮金再拿去還，張萬傳笑著說：「楊三郎還拿了紅包，我一分錢也沒得，好朋友嘛！若沒萬傳，你哪會有一個太太，還有一個孩子？」

朋友的熱心總是好意：楊三郎強調「對方喜愛美術」，也非信口之語，陳德旺夫人為國小教員，退休後在YWCA（女青年會）學國畫、日本舞，也學了好一陣子。問題是，陳德旺一直來的生活就很簡單，他曾說：「我早上起來，升火，開水一煮，熱茶一喝——看書、畫畫，就只有這樣而已。到了晚上，燒酒一倒，頭腦一直轉（喝點小酒，邊思索繪畫問題）。……本身純粹最重要，其他，我什麼都不想。」他還在碎紙



（左上圖）一截木頭鑿成的炭爐，陳德旺用它來煮菜、烤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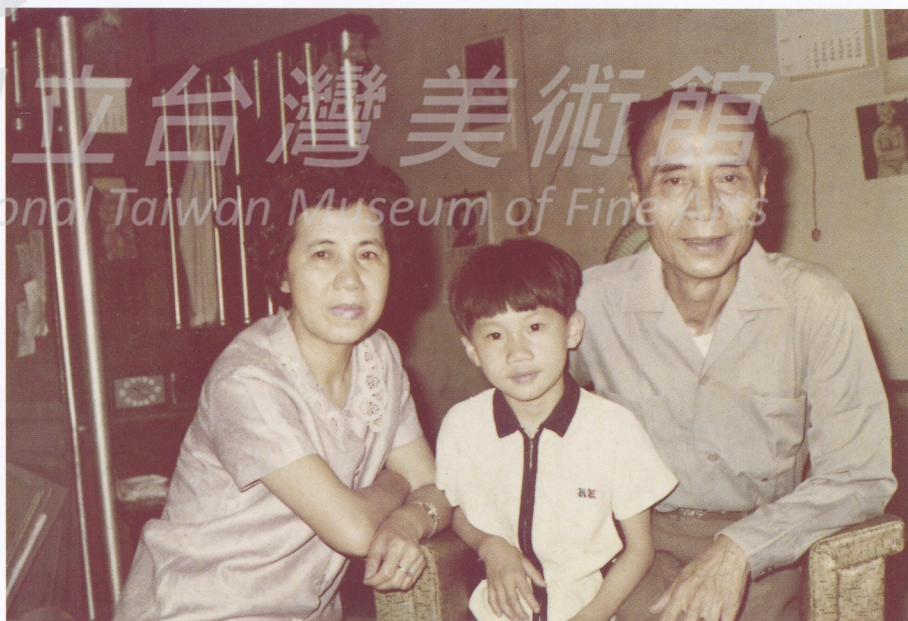
（右上圖）陳德旺手跡

（右下圖）陳德旺簡易生活支出表，小孩註冊費8700元，9月3日中餐、晚餐各吃了25元，「紅酒」指「紅露酒」。

片上寫：「我雖蠢，而不懶 / 有魚無魚都是悠閒的下午 / 釣魚人 / 魚夫」，比喻自己像個漁夫，不偷懶，每天去釣魚；心情卻像釣客，享受釣魚的樂趣，有魚無魚都是悠閒的下午，一旦釣到魚，也不賣。

除了繪畫，陳德旺什麼都不想。那麼，夫妻的休閒生活呢？親子活動呢？家中的柴米油鹽呢？孩子的學費呢？每一項，都會剝奪他的創作、研究時間，做也不是，不做也不是，內心要被割裂了。陳瑀回想小時候，他和媽媽到九族文化村、台中公園旅遊，身旁不見老爸蹤影，陳德旺還在家中畫畫呢；陳瑀說：「他只和你們出門（和學生出門寫生、看畫展）；我記得，他帶我到遠東百貨地下樓吃過牛排，這種事情，幾個手指頭都數不完。」兩難之下，陳德旺只覺得時間不夠用，還是堅持他的繪畫探索。朋友到他家，燒酒一喝，聊起相關話題，不禁大吐苦水：「都是老楊介紹的，才這麼辛苦，一個人，日子過得多快活！」陳德旺隨手寫下：「過年容易過日難 / 成家容易養家難」這句話，可想見他心中的煎熬！

1974年，陳德旺所作〈自畫像（三）〉（P53），畫面一片黝黑，兩眼似被暗夜遮掩，只露出半邊硬實的額骨、鼻樑、緊抿的嘴、頸部及淺藍衣領，大筆觸精準而具魄力，把人世的拂逆，轉化為悲愴的力量。



陳德旺全家福，  
約攝於1968年。

## 循序漸進走向傳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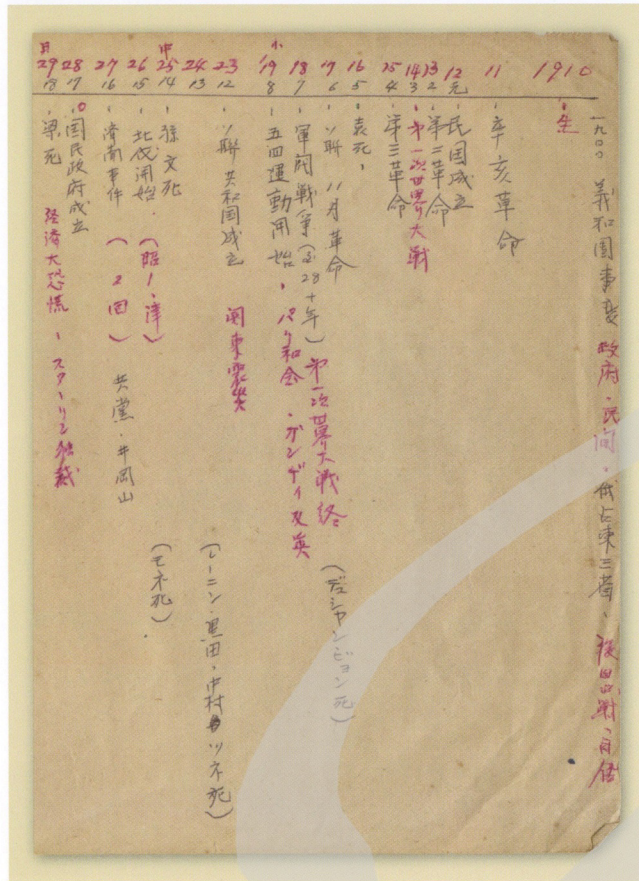
陳德旺是位好學深思之士，在日本十二年間，遊走官展派、在野派兩大系統，遍求名師，夜深人靜之際猶手捧書籍，孜孜鑽研，自幼即以獨立人格、獨立思考應世，能以宏博史觀看事情。厚厚一疊自製年表，除了西洋、日本美術之外，國際局勢、中國內政等亦多所涉獵；日常生活偶有所感，不論月曆紙、邀請函、舊信封……，隨手取來，提筆即書，有中文、有日文，語涉繪畫思考、人生信念與道德惕勵，實為解讀陳德旺內在思想的第一手資料。

1941年歲末，陳德旺返台定居，遠離了東京的美術流派紛爭，比較可以靜下心來看事情，對自己所作的畫並不滿意，他寫下：「以前只是為了喜歡畫而畫（不太滿意） / 現在對所喜歡的畫 / 因做不好——為什麼做不好 / 故生了探究之心 / 開始探究學習」。從個人學習，回溯到學習的源頭——當時的日本洋畫界，「帝展」、「獨立美術協會」、「二科會」……，陳德旺認為這些流派，都是「追形式 / 追流行」的產物。他這麼寫：「在法國 / 一個傳統受外來另一個傳統的影響 / 產生新的生態」，「在日本 / 一個傳統流入另一個傳統 / 變化另一新形態」。生態，是生命匯聚處；在法國，梵谷、那比派等受日本浮世繪影響，產生新的美術生態，生命力源源不絕，影響後代。形態，表象而已，不具生命力；在日本，「帝展」、「獨立美術協會」、「二科會」……受法國印象派、野獸派、超現實派等影響，變化成新的美術形態，流於表面學樣。

陳德旺的探究、學習之心，是他創作原動力，不追形式，不追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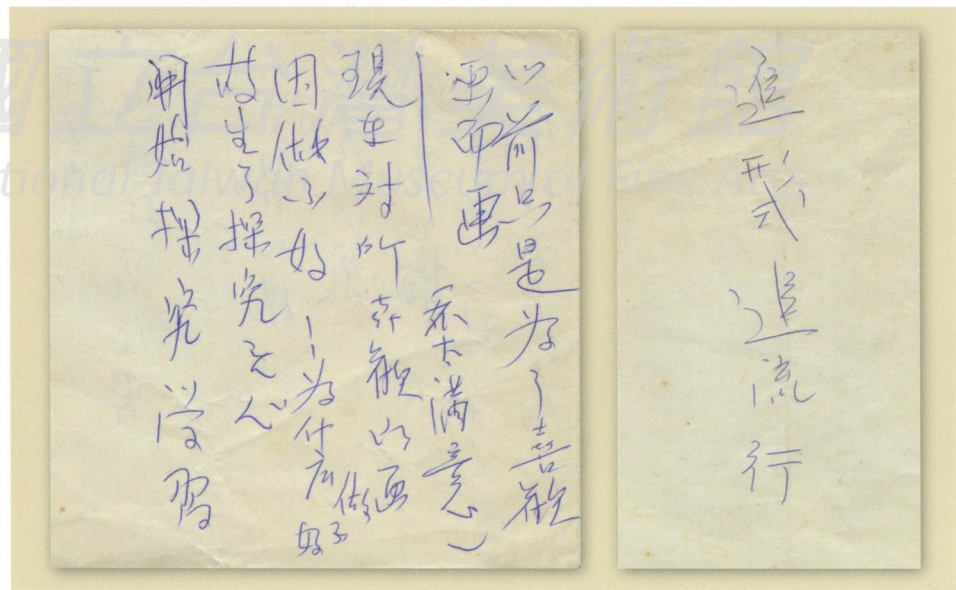


陳德旺的妻子林玉霞帶孩子到九族文化村旅遊，當時，孩子的爸還在家中作畫。



德旺自製年表（局部）。中、日文兼用，記述中國政經事件及日本的美術活動，「1910生」乃自撰生年。

行，那麼，要追求什麼？陳德旺回台第一步——循序漸進地走向西洋繪畫傳統，要「精密深刻的瞭解其原理與動機」，瞭解原理創發的時空背景及真實意涵。首先，從素描入手，一步步接上色調繪畫、印象派的色彩分割、塞尚（Paul Cézanne）的造型與空間等等，撇除形式的追求，進行原理的探究；舉素描為例，陳德旺說：「畫石膏像是為了探求原理，求取統一及調和等等，日後畫畫，也是這個原理的延續，不是為了畫一個現象。有位學生拿了一張石膏素描來，只畫了石膏像，旁邊白白的，我告訴他：『石膏像背後又不是紙！』」下一回，他把背景塗滿，又拿來給我看，這樣也不對，還是在畫一個現象。物件存在於空間中，畫畫，是為了瞭解物體與空間的關係，它們同時發生關聯，一開始，物體與背景就應該同時畫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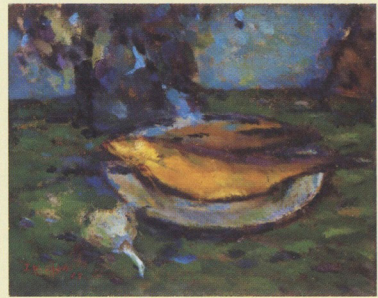
陳德旺手跡



陳德旺 魚與靜物（一） 1941-1943  
油彩、畫布 37.5×45cm 私人收藏



陳德旺 魚與靜物（二） 1965  
油彩、畫布 林長雄收藏



陳德旺 魚與靜物（三） 1967  
油彩、畫布 32×41cm 嚴麗蓉收藏

### 【陳德旺的烤魚】

陳德旺用木頭鑿成的炭爐來烤魚，這些魚在炭烤之前，先成了他作畫題材。剛開始，〈魚與靜物（一）〉畫面暗暗的，在統一的褐色調中，藉由亮、暗筆觸，表現空間遠近與立體感。漸漸地，〈魚與靜物（二）〉出現大筆觸，空間感增強；二十五年後，〈魚與靜物（三）〉以色彩來作畫，強調冷暖對比，魚的柔軟度增高，整張畫面能以獨立性筆觸，表現更為遼闊的空間與飽和的色彩感，以「調子」取代「雕刻性的立體表現法」。

1874年6月24日，塞尚寄信給畢沙羅（Camille Pissarro），寫道：「因此，他來了。我告訴他，比如，你研究調子，以取代立體表現法，並舉自然實例加以說

明，他兩眼一閉，轉身就走。」

大衛（Jacques-Louis David）的〈韋南克夫人肖像〉，即為「雕刻性的立體表現法」，強調立體感，模仿希臘雕刻光滑圓潤的表面，筆觸不清楚。

維拉斯蓋茲（Diego Velázquez）的〈瑪麗安王妃肖像〉，每一筆觸各自獨立，各自具備不同的明暗階調與色彩感覺，綜合起來以表達畫家眼見的真实，中國水墨畫「墨中有筆」的手法，與此接近；此獨立性筆觸，與二百多年後的印象派筆觸遙相呼應。

陳德旺極重視畫面的調子，看完展覽會，他關心的重點往往是：「這些畫，沒有調子。」



大衛 韋南克夫人肖像  
1799 油彩、畫布  
145×120 cm



〈韋南克夫人肖像〉局部



維拉斯蓋茲 瑪麗安王妃肖像  
1652-1653 油彩、畫布  
234×131.5cm



〈瑪麗安王妃肖像〉局部



陳德旺  
魚與靜物（一）  
1941-1943  
油彩、畫布  
37.5×45cm  
私人收藏  
（右頁為局部圖）



陳德旺  
魚與靜物  
1975  
油彩、木板  
24.5×33cm  
私人收藏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陳德旺  
魚與靜物（二）  
1965  
油彩、畫布  
林長雄收藏  
（右頁為局部圖）



陳德旺  
魚與靜物  
1976  
油彩、畫布  
32×41cm  
畫家家族藏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

陳德旺  
魚與靜物（三）  
1967  
油彩、畫布  
32×41cm  
嚴麗蓉收藏  
（右頁為局部圖）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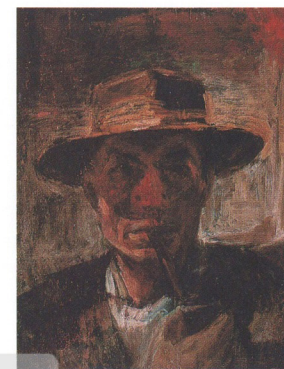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## 陳德旺〈自畫像〉是收藏家的最愛

我們從陳德旺的幾幅自畫像，可試著追尋他的探討軌跡。〈自畫像（一）〉採用古典派常用的褐色基調，在一片褐黑色中出現漸亮的層次，以素描手法來處理，試著以三個音階，而非八個音階來唱歌。〈自畫像（二）〉接受塞尚啟迪，把自然翻譯成造型，用「面」的觀念，將一個個小面連綴成厚實的立體，探討畫面的造型性與空間感。〈自畫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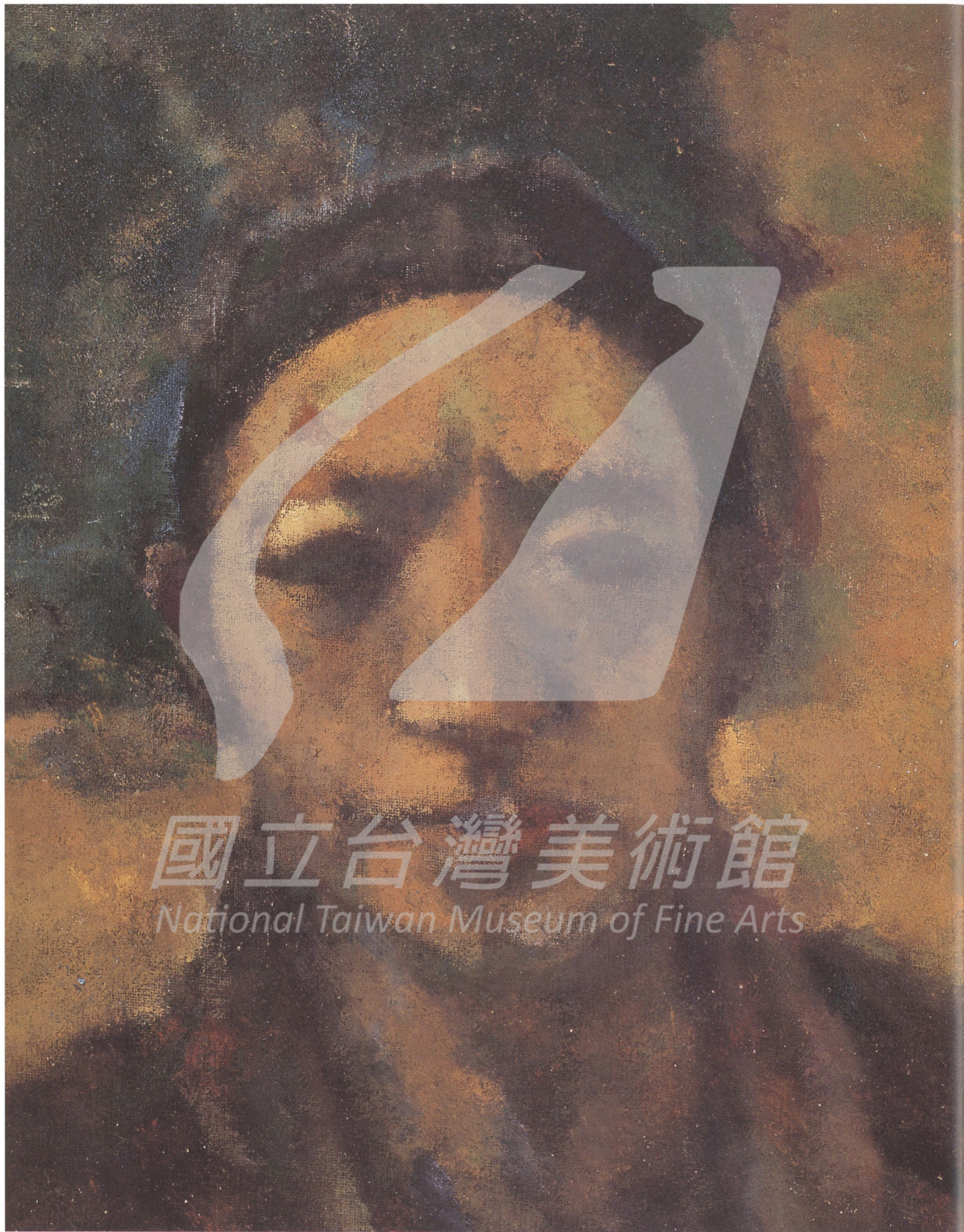
陳德旺 自畫像 1968  
油彩、木板 41×31.5cm  
葉榮嘉收藏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〔左圖〕  
年輕時期的陳德旺

〔右圖〕  
陳德旺 自畫像（一）  
1941-1943 油彩、畫布  
33×23.5cm  
畫家家族藏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陳德旺小影

（三）》，獨立性筆觸具有「面」與「空間」價值，自由揮灑出豐富的階調，個人意韻與造型的純粹性，達到一個高峰。

〈自畫像（四）〉以濃稠的顏料層層重疊，將空氣擠壓掉，投注了大量的時間與心力來製作：「一個形體 / 一個色（彩） / 是從惡戰苦鬥中得來的 / 不是模倣自然得來的」（《陳德旺論畫手札》），畫面密度與形的厚實感，已做到能力極致。市售機械研磨的油畫顏料，為使滾筒能順暢運行，須添加較多的油，以至於顏料稀薄，無法厚塗。陳

〔左上圖〕

陳德旺 自畫像（三）  
1974 油彩、畫布  
41×31.5cm 私人收藏

〔右圖〕

陳德旺 自畫像（二）  
1972 油彩、木板裱畫布  
35×27cm 畫家家族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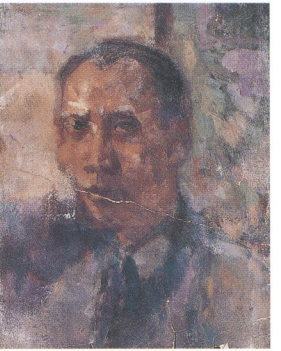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德旺一買回顏料，先將它立起，開口朝上倚靠壁面而放，擱置三個月、半年，顏料粒子逐漸下沉，油上浮，再擠出多餘的油。顏料濃稠了，可以厚塗，但又怕畫筆沾多了顏料，一塗上去，顏料會凸出畫面，造成小疙瘩，他會謹慎地在畫架上揩去多餘的顏料，務求平平疊上，緊密而厚實。

多年後，陳德旺以同樣圖形畫成〈自畫像（五）〉，臉部略為拉長，增強色彩對比，背景用淺桃紅色簡單塗抹幾筆，強化頭部的圓度與厚度，清楚表現出人物與背景的空間距離，筆觸具有造型價值。

〈自畫像（五）〉則為色彩的饗宴，先刷好淺藍底色，再薄塗黃、綠、紅等對比色，畫面上空氣流動，筆觸即色彩、筆觸即造型，自由移轉、建構，手法隱微，存有深意。作此畫時，陳德旺癌病嚴重，靠己力



陳德旺 自畫像 1960  
油彩、紙 40.5×30.5cm  
畫家家族藏

[下圖]  
陳德旺 約攝於1982年  
[左頁圖]

陳德旺 自畫像（四） 1976  
油彩、畫布 45.5×38cm  
畫家家族藏

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陳德旺 自畫像（五） 1983-1984 油彩、畫布 44.5×37cm 台北市立美術館藏（右頁為局部圖）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陳德旺 自畫像(六) 1984 油彩、畫布 45×37.5cm 畫家家族藏



陳德旺 攝於1983年

穿著長褲已感費力，將不久於人世，肉體的病痛表現在一臉愁容上，然而，筆觸的細緻、流暢，輕重拿捏適切，心靈實已超脫肉體的羈限，得以自在翱翔。

陳德旺的自畫像，不為了突顯人物的特徵與性格，它們奠基於西洋造型傳統的深刻理解與探討上。這個人，與畫的關係太過緊密，無形中，他的探討性、思考性、堅毅的性格等，在畫面上表露無遺，有異於本人照片的單一特質。

有一天，陳德旺笑著告訴筆者：「我的自畫像，他們最愛了」，那是收藏家的最愛。



陳德旺作畫時，把畫筆多沾的顏料揩在畫架上。